

见习记者 陈梦泽 摄  
本报记者 姜燕文

## 书是两个人的媒人

书，是武卫东家最主要的家当。客厅里，整整一面墙的书架填满了书；房间里几只橱柜，全码着书，柜顶上也不例外；床底下、阳台上，到处是书的踪迹。王剑芳说：“家里只有一只柜子放着衣服。”难为她，利用这点有限的空间，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。

当初两人结缘，是书做的媒人。1996年，王剑芳从学校毕业后来到上海。1998年在一家工厂打工，正好和武卫东的妹妹共事。武卫东来厂里看妹妹，两人便相识了，听说他是“做书”的，王剑芳顿时心生好感。2000年，两人喜结连理。从此，王剑芳便跟随武卫东和书结下不解之缘。

“刚结婚时，他在杨浦区五角场夜市卖旧书，每天卖到晚上10点钟才收摊，然后两个人一起回家做晚饭。”王剑芳说。后来两人在国际路开起旧书店，旁边有一家麻辣烫店，开到特别晚，等麻辣烫的人经常顺便到书店里翻翻看看，有时买一两本。“他们开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，我们也跟着，照例关门后再吃晚饭。”王剑芳平静地说着，言语里没有一丝抱怨。但是说起丈夫时，她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疼惜，“有时回家特别晚，他还要理书，理着理着就埋头看起来，不知道看到什么时候，第二天照样起来去看店。”

## 废品站里发现大宝藏

“爷爷爱看书，家里存着好些书，我受到影响，也喜欢看书。”武卫东说。但他不是个好学生，高中没读完便辍学回家。

“那时候没钱买烟抽，就拿家里的东西当废品卖，翻箱倒柜地突然发现床底有两竹筐书。”武卫东拿去五角场夜市卖，第一天带去的书，1个多小时就卖光了，赚了50多元钱。那是1993年，这在武卫东看来，是一笔大收入，他开始琢磨到哪儿去弄旧书。机灵的武卫东发现，收废品的人也收杂志和书。“他们把书往哪儿送呢？我好奇，就骑自行车跟着。”跟了一天，武卫东终于发现，原来这些旧书进了废品站。废品站里的旧书可真多，他一下子觉得发现了大宝藏。

“我记得，我从废品站买的第一批书是0.5公斤《读者文摘》。”武卫东笑着说，那也是第一次知道，书也可以论斤称。

深受爷爷爱书的遗传，武卫东做旧书生意和别人不同，很多人进了好书转手就卖，他舍不得，遇到喜欢的就收着，很多藏书还是那时收的，家里有点闲钱也都拿去买书。“主要是喜欢，光为赚钱就没意思了。”武卫东说。

## 网上书店做出好成绩

武卫东和书有缘。一本书拿到手里，凭直觉他能感受到它的价值。“好书有股灵气。”他说。这种缘分也让他从一个旧书摊主，逐渐步入赏玩收藏旧书古籍的圈子。

以书会友，经营旧书让他结识了不少圈内的朋友。他最感激的是圈内有名的专家张宗祥。他在国际路开店时，张宗祥常去光顾，由于知道他的背景，“他买书我从不开价，给多少收多少。”后来，张宗祥推荐他将店搬到上海古籍书店4楼的博古斋。“那是2007年，到了那里，我才算开了眼界，以前都是‘瞎折腾’。”武卫东说。

2008年，武卫东在“孔夫子旧书网”上开了网上书店“友佳旧书店”，靠夫妻俩的努力，很快做出好业绩，在6000多家书店里排名第60位，在上海的网上书店里排第11名。“他管挑书，我管往网店上，上的书质量好，特别受好评。”王剑芳说。

每说起丈夫和他的书，王剑芳总是带着欣赏的口吻。比如修书，虽然她曾旁听过上海博物馆修书大师的课程，但总不如自学成才的武卫东。“他比我仔细，做什么都力求完美，我修的书自己觉得差不多了，他还能看出问题，而他做的活，没人挑得出毛病。”王剑芳说。

王剑芳最欣赏的还是丈夫给女儿取的名字：海博，意思是希望她的心胸像大海一样宽广，学识像大海一样渊博。



# 武卫东 旧书堆里自有『黄金屋』

一套租来的41平方米小房子，一辆半新的助动车，一只塞满衣服的旧衣柜和带着3岁女儿的一天又一天——守着这些，1996年便来到上海打拼的黑龙江姑娘王剑芳从没觉得清苦。她的骄傲是拥有一个爱书、嗜书的丈夫，今年41岁的武卫东从事旧书行业近20年，如今在福建南路经营着一家卖旧书的新文化书店，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他乐在其中。



■ 女儿虽小，却对书也有兴趣，一起看书是一家三口的幸福时光



■ 修补、装订旧书，夫妻俩配合默契，忙得不亦乐乎



■ 客户如有大量旧书要处理，武卫东就会上门收书



■ 修书时武卫东话很少，一丝不苟追求完美



■ 武卫东还喜爱收集毛泽东像章